

论间接表达模式： 从中国阅读艺术谈起

[法]蓝 齐(Rainier Lanselle)/文

刘 阳 冷碧莹/译

这篇《对话》是继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的《对话》后在汉学家之间流传的这本集子中的第二篇。现阶段的辩论也许已经历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时期，这一时期引出了弗朗索瓦·于连带给汉学的问题——我们可将汉学视作科学吗？我认为不能；我们可以更简单地称之为：技能。当前，我只能表明自己的观点；我这样的汉学家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部分基本学识，但是，倘若必须用几个词阐述一下弗朗索瓦·于连给我这样的汉学家带来的教诲，那么，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在独特的课题上做出的贡献让我觉得中文是可读的。

我确信汉学知识有各种用途。在沉思正在形成的诸多领域，用汉学知识来滋润它们是再合理不过的了——汉学知识的哲学用途因此成为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并不是单一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理解中文的重要意义。换一种说法，并且首先不在其中过多地表现自己的意图：我们领会真正的中国的惟一机会，不是去制造古老的诱惑，而是让它自身焕发出光彩——这是汉学家们自己所在的领域，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他们是最好的专家。这样是可以自由地做学问的，但是至少要做到公正。这项工作并不简单，因为一部古代的汉语文本或者经典总是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清晰，它属于一种传统型话语，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称周围环境为“被同化者”，经常通过这些“被同化者”来压倒某种话语。我们未能开辟一个一开始就可以坚持与现代世界的概念进行对话的概念世界，非常不幸的是，我们很容易忽略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然而借助于一点听觉是可以很好地感知的，忽略这一点，就会导致一些不适当的阐释的出现：这些阐释需要巨大的默契、传统的默契，它是从原生之地提取出来的，好像包含了一些缺点，就我们的文章布局而言，它会揭示出各种各样的死角，这种文化间的固有选择不同，所带来的后果经常引发讨论和对话。我们相信，这种对话通常是一种聋子之间的对话，双方各持己见，难以一致。从本质上来说，汉语文本总是有超出语义学范围的危险，因为它永远无法对抗人们试图将所有想要的东西都置于语义学中的愿望，也无法使所有文本中没有提到的内容表现出来，原因就不必说了。就连现代中国人也没有表现出文本中语言符号的涵义，这些涵义已与当初作者所想表达的涵义相去甚远……

占主导地位的当代“古典汉学”的特点具有双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在探究中国思想自身的分类方面有着某种形式的重听，而中国思想要求不断增加学问以达到博学

